

我国很穷,底子很薄,这是被人们嚼烂了的话题。然而它不仅不能否定突然发起来的富翁们的地位,反而使他们更显得凤毛麟角,身份显贵。对他们来说,几万元不算富,几十万元仅够立个户,百万元以上才叫富。这便足以令人惊叹多于仰慕。据有关人士估计,我国目前私人资产超过百万元的富翁已远远超过5位数。那么这些人何以得在众多的看来犹如天文数字的钞票并作何而用?金钱给他们带来的又是什么?通过下面这几位显贵人物的发家兴衰,人们也许能窥探一斑。

### 这样一个百万富翁

鲁奇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,他在古城东西交通大动脉的五路旁经营汽车及汽车配件。两年前我陪一位亲戚购汽车时曾与他有一面之交,当时他的资产已拥有140万元。会面在他的营业楼的最高层一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兼休息室,那一次他穿着睡衣,身边坐着漂亮的女秘书,也穿着睡衣。可是今天,当我决意采访他的时候,却怎么也找不到他踪影,我只好去找他的妻子。这是一位极普通的家庭妇女,一听我是冲鲁奇而来便不作声,许久,几颗泪珠落了下来:“管他去了哪里,去了倒让我清闲……”

鲁奇老三届毕业,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大学,毕业后进工厂当了团委书记。由于他脑子活点子多,工作出色,很快被抽调到主管局并作为办公室主任的候选人,可以说青云直上。然而事与愿违,他来到机关不久便发现自己和原来的主任是天生的冤家,那家伙在工作上本事不大,可嫉贤妒能,打击排挤别人却有无穷本领。鲁奇当然不是他的对手,很快便在机关威风扫地,成了领导和同事都不喜欢的人,甚至动员他重返工厂。失望之余,他咽不下那口气:“妈的,老子哪儿也不干了!”鲁奇一气之下辞掉工作,干起了个体。从此广州、深圳、厦门、上海、九江乃至大兴安岭都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,服装、布匹、药材、打火机、计算器什么生意都做,当然也赚了钱。后来他又改变经营摩托车。一次他得知一家日本在某大型军工企业投资生产了一批摩托车,第一批全是日本原装货,可售价仅不到3000元。鲁奇见多识广,预料这种车必会大幅涨价,便不惜血本,冒险贷款数十万元,买了100辆,果然不到一年,这种车就涨到5000多元一辆。之后,他很快转向汽车生意。他凭借这些年跑江湖的经验及各路朋友,加上他极富想象力的头脑和实干精神,很快在经营汽车及配件上站住了脚跟并跃入百万富翁的行列。

钱多了怎么花?他出身工人家庭,小时丧母,后来插队、上学、参加工作,一直过着贫苦的日子。突然间握有如此巨款,他甚至感到过恐惧,也想到过找一个体面的工作从此安生,但他却无法抵挡住金钱给他带来的快乐。他有一辆上海轿车,雇了名女司机,车上便成了他们寻欢作乐的场所。在这位女司机的建议下,他在营业楼顶层装修了一间休息室,从此不分昼夜地厮混。后来他又给自己物色了一位女秘书,很快取代了女司机的地位,这位司机出于报复,将车转手倒卖,携款而走。鲁奇只是一笑,又买了一辆皇冠车自己开。只是“女秘书”换得更勤了。两年下来,他换了多少自己也记不清,常常是一个星期不出休息室,谈生意、会客都是穿着睡衣接待。

鲁奇的妻子已经变得麻木了,她的头无力地倒在沙发角上“我和他也

闹过几场,可人家手里有钱,我能怎么办?这不,23万元,我们就离婚了。我这人知足,我知道想留他是留不住的。不过你知道这句俗语吗?人狂没好事,狗狂挨砖头,鲁奇落得今天的下场,也是他自找的。”“他怎么了?”“他得了花病,致命的。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,就把商店托给了儿子,腰装几十万元各地旅游去了,说是旅游,其实就是玩女人,他说他要风光地去死。”

听完鲁奇妻子的叙述,我脑子里出现这样的情景,一个骨瘦如柴的身子,顶着一个硕大无比的脑袋,这颗突然塞满金钱的大脑袋把他的身体压得变了形,还有一批跟着他一起变形的女人。

### 农民不都下贱

“你看过这样的电影或者小说吗?他们一描写下乡知青或者下放干部,就是一脸悲凉,以此而抱怨世道的不公,是受迫害,遭冤枉。屁!难道世世代代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就不冤枉?难道让他们永远住在大城市,享受最好的待遇才是公平?难道农民永远下贱不值钱?我所做的一



切,就是为了证明农民不都是下贱的。”一见面,他先向我发了一通“阶级”牢骚。他叫刘家寒,别看他的名字叫得让人伤心,他可是一个事实上的百万富翁。

我按照朋友给的名片找到他的家。那是一座四层高、拥有车库、咖啡厅、每层都有亭台花园的豪华的宾馆式建筑,楼顶有露天游泳池及钓鱼池。开门的是主人雇来的家丁,他用审视的目光把我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,然后才将我领进二楼客厅。主人正倒在沙发里翻一本杂志,一只脚搭在茶几上。见我进来,他连忙坐正,按了一下旁边的电钮。一会儿,一位十多岁的小姑娘便端着盛满水果、瓜子、香烟和茶的小盘进来了。那气派让人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。刘家寒告诉我,这座建筑是他亲手设计、选料并组织施工的,已花掉250万元,其中100万元是借的。他不怕借债,因为他有80万元的外债还没要回来,何况他正是生意发



# 百万富翁备忘录

## 西关

达之时。他说借那点钱就象当年家里过事,向邻居借了二斗麦子。

刘家寒今年37岁,湖北农民,他的祖辈从未出过山。1977年他和本村姑娘结婚,次年生一女孩。他兄弟5人,他是老三,全家只有三间瓦房,用草棚搭成的磨面房作了他的洞房。就这兄弟间也经常闹矛盾,一闹起来,兄弟几个总是联手把他们夫妇饱打一顿。他为老三,对那些娶不到媳妇的兄弟来说,他和妻女自然是他们眼中的钉子。刘家寒一怒之下,携妻带女,走出家门,四处漂流。半年后他们来到这座城市,恰逢该市一家建筑公司濒临倒闭,亏损无数,张榜招贤承包。刘家寒即报名应聘。人家问:“你用什么担保?”他摸遍全身,他全家的财产都在他身上,一共是三毛七分钱。对方摇了摇头:“哪里娃多哪里要去。”但是他并没有泄气,经过反复申述,对方竟同意他试试。刘家寒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组织和经营才能,半年后,公司效益开始回升;一年半不到,他还清了公司所有的贷款;三年,盈利达千万,成为全市有名的先进企业。近年来国家压缩建设投资,许多建筑企业处于冬眠状态,可刘家寒所承包的公司效益仍以每年10%的速度递增。当然刘家寒也从中得到了大量的好处,自己拥有的钱款存起来都是个麻烦事。一次他到一个县包工队头儿家作客,被那漂亮别致的建筑和豪华的装修所打动,回来后即投入实践,给他自己盖房,工程先后进行了一年。在市南郊那片深灰色的砖瓦房屋群的映衬下,刘家寒的寓所可谓鸡立凤,足以令所有经过的人为之一惊。

“你的胆子真大,你不怕它将来给你带来麻烦?”“不瞒你说,有人早已整我的材料。整呗,整掉我公司便会重新垮掉。所以市长出面把这事平息了。”他吐了一口烟,一只脚又习惯性地放在了茶几上。“将来呢?”“将来我也不怕,我不赌不嫖不干违法的事。不就盖了一座楼吗,大不了把它没收充公,我再带着三毛七分钱离开这个城市。但即使那样,人们看见这座楼,都说那是刘家寒盖的。就象刘文彩的收租院,不管怎么批判,我们都得承认那是人家刘文彩的本事。其他人怎么建不起来呢?我不想当刘文彩,我只是想证明当今的农民不全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下贱料。”

### 他象一架挣钱机器

葛洪今年五十有六,他的老伴也弄不清他存折上的准确数字,只知道汽车就有3辆,一辆崭新的波罗乃茨轿车交由街道办事处无偿使用,燃油、维修、审验、养路等一切费用由葛洪负担,交换条件是他的儿子作

也为自己和孩子留一条后路,这样做值得。”另一辆东风货车,是他赠送给远在商洛的外甥的礼物。还有一辆桑塔纳供全家平常驱使。算下来,这三辆车没有50万元玩不转,但这仅是他所有家产的几分之一。

葛洪60年代从商洛山区来古城南郊一个村子做了上门女婿。在封建遗俗下,尽管他心灵手巧,在老家时被称作十二能,可几十年来他一直被村里人冷眼看待。他总是处处谨慎,不敢显能,但内心深处孕育着一座活火山。1986年,两家“三线”军工企业迁进古城,这个村的土地被分割征用。全村不分老幼,按人头人均分得征地款4万。一夜之间家家成了万元户,人口多的竟成数十万元户。于是乎全村家家户盖新房,婚丧请客开价猛涨。就在这时,葛洪却不吭不哈地在村子里消失了。等大家的钱花得差不多了,不得不另想门路找事挣钱的时候,才知道葛洪在市里开了一家川菜馆,以高达600元的月薪外加奖金在四川聘了两名正宗川菜炉头,又在自己老家雇来数名漂亮姑娘做招待,生意很快红得发紫。资金多了,他干脆将饭馆周围的几间门面房也买下来,重新装修,目前仅这块房地产也值50万元。这还不算,他又在别的地方开了两个分店。

我应约来到葛洪的川菜馆。他很瘦,穿一身花30元足可以从处理摊上买到的蓝西服,皮鞋擦得很亮,鞋头上却补了一块。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恐怕就是那顶帽子了,它是用呢子做的。从外表上,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百万富翁挂起钩来。我以为他是有意做给我看的,向两位女招待打听,原来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儿。他白天、晚上都在饭馆里,和外面几乎没有交往。女招待说,有一次葛洪从苏州回西安,没有买到卧铺,有人要他多出30元让他给一张卧铺票,他却硬是坐着硬座回到西安。他不喝不嫖不赌,烟是不带嘴的金丝猴,说带嘴的抽了没味没劲。”他是一架挣钱的机器,不知他挣那么多钱想干啥?”两位女招待说。

“要问挣钱干什么,”葛洪道,“我没认真考虑过。我觉得挣钱就代表了我的事业。遇到挫折,我睡觉不香,吃饭无味,痛苦不堪;效益好时,我就快活,全身都舒畅。挣来的钱当然花不完,我不愿随便投资。前年我老家的村干部找我说要集资盖学校,我高高兴兴捐了15万,没想到我去年回家一看,他们用我的钱盖了一座教堂,后来我才知道,村长还从中提成了1万多元,这之后我谁也不信了。”葛洪说:“钱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让人来挣来花的。你不挣他不挣,总有人来挣,你不花他不花,总也有人去花。我呢,就是爱挣,不爱花。”葛洪谨慎地一笑,让人感觉不出他的笑是一种大方还是一种吝啬。

### 有钱反让鬼推磨

古城市中心,有一个老字号的烧鸡

店,店主是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妇,他们在这里经营烧鸡已有20余年了,名气很大,生意也不错,每天收入上百元。他们有收藏金子的爱好,日积月累,拥有的黄金数量已不是小数了。然而和他们的独生儿子刘大江相比,却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。

刘大江于1979年高考落榜,按他当时的实际学习水平,老师和同学几乎都认为他志在必中,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。次年再考,成绩更差。他从此再不和所有的大学生往来,立志在大学门外干出一番名堂来。他不要父母一分钱,先从卖水果蔬菜起步,随后改行养蝎子,只身去四川拜师学艺,光买资料就花了近百元。养了两年,挣了上万元,又用这钱养猪。他只身到上百公里外的外婆家,在原来的农业科研站的基础上,投资建成大型养猪场。首批存栏猪就达1200头,他高薪雇用了营养顾问和兽医,结果一场猪瘟夺走了他五分之一的猪的生命。他不气馁,接着干,到1987年,出栏生猪4000多头,除去成本,净利50多万。他又投资建肉食加工厂,还在西安、洛阳、郑州等地建了10多个销售点。前年由于和当地发生纠纷,他用最低价格将养猪场卖掉,怀揣巨款返回古城,买了一块地皮,建成一座舞厅,当上了老板。

我慕名到舞厅采访刘大江,不料那舞厅的产权已不属于他了,我只好找到他父母开的烧鸡店。老两口年事已高,精神尚好,问起刘大江时,二老立即变得垂头丧气,半天没吭声,再问,才忿忿地说:“都是那没心肝的害的,江儿现在戒毒所里。我们可就这一个儿子呀!”老太太马上哭了。

原来,刘大江有个中学女同学叫周文莉,高中毕业当了歌舞团演员。刘大江勇于创业的事迹在报纸上登出后,她便找上门来,死缠活缠谈起了恋爱。后来她又鼓动刘大江出国,刘大江也想到外国去享受一番异域的风光,便在经营舞厅之余,四处打通关节,花了不少钱,终于使事情有了着落。某一日,一位在涉外宾馆工作的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,请他去办理手续,他以为准是出国手续办妥,便高高兴兴去了。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,当他赶到北京的时候,周文莉已经和另一个男人飞离国土,去了新西兰。他被周文莉涮了,而且冤家路窄,那个男人偏偏又是个大大学生。更气的是,周文莉和那个男人上飞机前就住在那个宾馆,刘文莉用刘大江向这位朋友写的条子作抵押而来付食宿费。因为这位朋友曾当着刘大江的面见过周文莉,当时刘大江介绍说自己是表妹,加上有刘大江的条子,因而未加怀疑,放了他们。刘大江突然觉得世界末日来了,他心理上一下子垮了。于是吸烟喝酒打麻将,哪里摊子大往哪里凑。几个月下来,手头的周转资金就输得精光。再打,又输了3万多元,他掏出一把钥匙:“那辆皇冠车归你了。”他很累,站起来向那“兄弟”说:“把那神仙东西给我过一口。”这一吸便难以收敛,不到一年,连赌带吸毒,汽车没了,舞厅没了,一切都没了。由从不花父母一分钱到整天跟着父母要钱,不给就以死相威胁。终于被送到了戒毒所。

出于对当初那个刘大江的钦佩,我驱车20多公里,在终南山下的戒毒所里找到了他,他面色有些灰黄:“过去的一切你都知道了,我不想再提它,那是一场梦。”刘大江用他那无力的拳头砸在床沿上,仿佛要把那个梦砸碎,“我会戒掉的,父母就我一个儿子,我不能就这么完,我一定要东山再起!你告诉我爸我妈,叫他们不要来。请他们放心,我刘大江还是刘大江!”

望着他自信认真的样子,我没有理由不相信。(题图 插图 罗宁)